



话史论今

忆赵超老——他把《新民晚报》带入了新中国

●新民晚报原首席记者 俞亮鑫

前几日，我在上海报业大厦大厅观赏了“九六拾贝——新民百年报史馆藏展”，看到了赵超老、束纫秋、冯英子、张林岚等老报人当年留下的笔墨和书稿。巧的是，民盟上海市委也约我在这栋大楼里，对报社的民盟历史进行“口述实录”。我谈到了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（林放）、副总编辑冯英子、副总编辑张林岚（一张）和副刊部主任吴承惠（泰绿枝）等，他们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辈，也都是撰写新闻评论的名家。

初见老社长赵超构，还是1980年秋在上海辞书出版社。当时，他和老总编束纫秋、冯英子、张林岚等新民晚报老报人都在这里编《辞海》。这是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花园别墅，也是文物保护单位，早年是邹达克设计的何东公馆。由于这些老报人都云集于此，这里也就成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《新民晚报》筹备复刊的“大本营”。我也在这里工作了大半年。

老社长是中国新闻界泰斗式的人物，他知识渊博，对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这些典籍很熟悉。我边说边想起了一些往事，有些事还是听老报人讲述的。虽然只是零星点滴，浓缩的却是一位报界大师令人尊敬的品格……

“眼睛向下，为民主讲话”是老社长的办报原则。1982年元旦，《新民晚报》被迫停刊16年后复出，广大市民奔走相告，竞相订报，由于供不应求，需要拿到订报单才能订报。

72岁高龄的赵超构在这张“复刊第一号”的头版上写下了《复刊的话》，由于当天他要外出，就把这篇稿交给了副总编辑张林岚。张林岚当时觉得文中“为百姓分忧，与百姓同乐”两个“百姓”有重复，便改成“为国家分忧，与百姓同乐”。没想到，赵超构回到报社看到改动后，竟然发火，板起脸来责问：“这个字是谁改的？”与赵超构共事、深交50年的张林岚还是首次见到他这般大动肝火。张林岚说：“原来，他这个‘百姓’是有道理的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，他说报纸要关心百姓疾苦，为人民讲话。”熟悉赵超构的人都知道，眼睛向下，关注底层百姓生存，是他一生的追求。其实，这也真正体现了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宗旨。

在抗战时的重庆，年仅30来岁的赵超构就以同情底层民众而著称。有个小偷偷光顾他家，偷去他一月薪水，但他却反而为被生

活所迫的小偷着想，并写道：“请不必为此事而难过……但期于你有雪中送炭之益。”随后笔锋一转，鞭挞起制造贫富差别的权贵们。社会对车夫不公，他替车夫讲话；对摊贩不公，他为摊贩直言。晚年的他，依然喜欢坐在溧阳路弄堂口乘凉，倾听百姓呼声。

“九六拾贝”报史馆藏展中有《延安一月》一书，它是赵超构1944年轰动一时的代表作。据老报人回忆，迫于美国压力，蒋介石勉强批准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，但要求“只参观不报道”。国民党同意赵超构去是因为他耳朵有点聋，说的又是难懂的温州话，认为他难以采访。但谁也没有料到，返回重庆后，赵超构竟在《新民报》（《新民晚报》前身）先后81天连载长篇通讯《延安一月》，计有10余万字，写毛泽东，写共产党，写一个真实的延安，让新闻封锁下的国统区人民大开眼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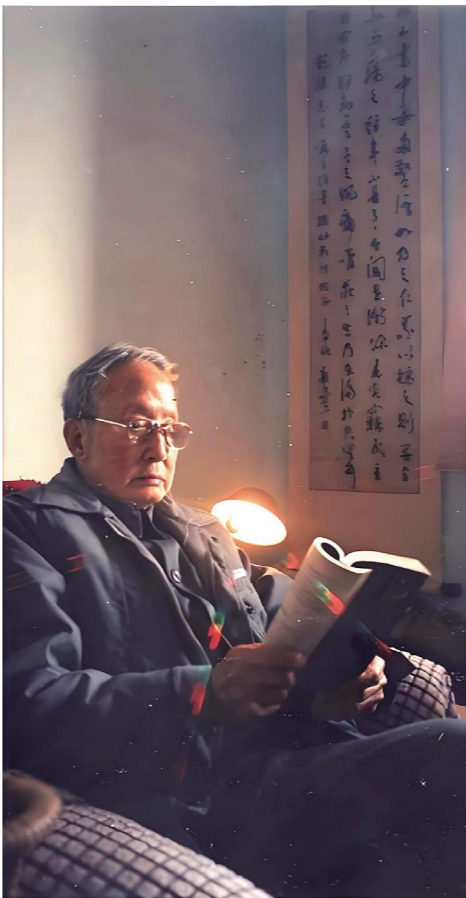
《延安一月》出版后，半年不到3次重印。经济学家吴敬琏父母是《新民报》创始人，他15岁读到《延安一月》时非常激动，他说：“非常光明的一个社会在中国出现了，虽然这个地方很小……我当然非常向往这个地方。”这篇报道改变了他人的人生。

同时，赵超构对国统区的黑暗进行了无情的批判。1941年，重庆国民政府派专机前往香港接送爱国志士，不料，专机载回却是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夫人和几只哈巴狗。国难当头，洋狗冲天，赵超构愤怒地写下时评《洋狗乘机辨》，但遭当局查扣，致使《新民报》当天的版面“开天窗”。这样的时评赵超构先后写了3000余篇。1947年5月，上海《新民报》被勒令停刊，罪名是“破坏社会秩序，意图颠覆政府”。

1948年7月，南京《新民报》又被当局下令“永久停刊”，当时作为总主笔的赵超构也上了黑名单，只能被迫避走香港。

因写了《延安一月》，赵超构成了毛泽东的朋友，毛泽东评价他“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”。在重庆谈判期间，毛泽东与赵超构进行了长达10多小时的深入交谈，他先后受到了毛泽东7次召见。这么深的情谊，也让赵超构顺利地将在《新民晚报》带入了新中国，使之成为中国大陆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。

1957年“大鸣大放”，爱说真话追求真理的赵超构以一天一篇短文的巨大热情投入了



鸣放，写了100多篇时评文章，批评了不少社会现象。其中有篇《先锋何在》，批评新闻界缺乏敢于直言的先锋。毛泽东拿着《新民晚报》说：“内容相当尖锐。”但毛泽东又在保他，说：“但文笔比较客气。”

他的挚友巴金说，最早向他提出“讲真话”的是赵超构。1982年《新民晚报》复刊时，赵超构向他约稿，巴金说，他一向写不来“应景文章”。赵超构说，我不出题目，你想写什么、怎么写都由你，只要讲真话就行。正是赵超构的这句话，引发了巴金“讲真话”一系列文章的产生。

赵超构尽管经历风雨，仍坚持“讲真话”。1982年晚报复刊后，赵超构以“林放”为笔名，锐气依然不减当年，我们都叫他“老将”。《江东弟子今犹在》《“报忧”不是“抹黑”》《再说“诤友”》等观点鲜明，振聋发聩。这是他生命的最后10年，其杂文愈发炉火纯青，既有锋芒又有内涵，尤其是那真话中闪烁的真知灼见更让人警醒，这也成了他一生笔耕的高峰……

（作者系民盟上海市委文化传媒委员会盟员）



海上评谈

好多年前，一学生作画出新招，把自己拍街道的照片，利用电脑软件，制作成有油画效果的图片打印，然后画在画布上。画好的作品有新的面貌，顺利入选美术大展。AI将数字技术在绘画中的应用带入2.0时代。它可以自己生成画面，只需给它一个指令，像阿拉丁“神灯”一样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什么都能画。画出来的画可以说是没有缺点了，用“陈词滥调”形容，叫作栩栩如生、惟妙惟肖，让你目瞪口呆。

AI科技确实为人类带来了福音，提供了很多帮助，但AI无法获取人类的生命体验，也无法拥有丰富的生活经历、情感、情绪的波动过程等。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存在，有些涉及思想、情感的内容，是不能复制的。比如AI画画，因为没办法搜集“灵魂”“思维”的数据，故而画不出精气神，艺术家的“灵魂”“思维”，千种万样是不可能摹仿的。再如那个在电脑上用照片做成油画“效果”来画画的学生，虽有一时效应，但如法炮制的作品似曾相识，遏止了画家的创作想象力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最近有一个展览，题为《涅瓦河畔的遐想》，展出了俄罗斯巡回画派核心画家列宾的多幅代表作。列宾为《伏尔加河上的纤夫》画了大量的肖像速写，场景素描，从平时搜集的素材到创作，从田野村庄到涅瓦河畔的遐想，他脑海中的画面转换，AI不会想到，也得不到这些数据。列宾曾接到过订单，以某某议会为主题创作，他坚持要求为每个议员写生，AI恐怕无法做到这些面对面的交流互动。英国画家弗洛伊德被邀画伊丽莎白女王，弗洛伊德要求不用照片，让女王坐在那里让他写生，而且是一次次往返。靠照片资料AI也许也能画女王，但合成出来的肖像，是绝对不会生动而有温度。

再看展览《缔造现代：来自巴黎奥赛博物馆的艺术瑰宝》，上海浦东美术馆带来米勒的《拾穗者》、高更的《塔希提的女人》、梵高描绘在法国南部生活时“私密空间”的《梵高在阿尔勒的卧室》、雷诺阿代表作《钢琴前的女孩》、莫奈的3幅代表作以及《夏末的干草堆》等等。也许AI根据艺术流派及画家的数据，能合成制作他们的作品，但画不出米勒“拾穗”的情感、无法还原高更、梵高的生存环境空间，也不会写生母与子，坐在路边上画教堂、港口、草垛。自然的气氛、人的情感AI无法复制。

荷兰画家伦勃朗，接受了13个皇家御用枪手的订购，用凑份子的方式请伦勃朗画集体肖像。伦勃朗接受订单后，为他们创作了一幅题为《夜巡》的油画。作品描述了枪手在出征前巡演的场景，不按常理出牌，画面有气氛、有意味、有出发前准备的动作、有各人位置聚集的构思。如果请AI帮助部就班安排各人的位置，委托人或许会很满意，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幅有思想、有艺术追求的旷世之作吗？

我又想起澳大利亚的原住民艺术，有平面立体

的，编扎蜡染的、雕刻装置、丙烯版画等，形式多样，风格各异。作品大抵以图腾为元素，线条、色涂、或意趣、或抽象；稚拙乃土著艺术之本色，如同非洲艺术、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及民间绘画艺术，如此构图显现出一种异域审美与一种神秘境界；原住民部落的土著文化立于劳作与生活之上，即部落群体与个人天物崇拜的个性表现，有意趣及形式感。这种带有天趣的艺术，也是不能完成的。

文艺创作需要有感而发，于是才会有千人千面。AI是没有“情感的”，它可以做一些搜索资料的工作，却绝对不能替代写生、写作。甚至同一个人，在不同的条件下，景同也会情不同，所以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中既有淫雨霏霏之际登楼的感极而悲，又有春和景明之日的喜气洋洋。不同的心情也会使看眼里的景观产生变化，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正是诗人流放途中遇赦返回之时心情愉悦之下观景的产物，否则，那些猿声可能就会被写成嘲笑之声或“怨声”“冤声”了罢。

文艺创作所追求的“境”，生于于情。写生也好，创作也罢，都少不了情感交流。画家写生，是在同写生对象的交流，是在主客观的交融中寻找生命的密码。画家在画室创作，有空间气场的流动，也是和自己灵魂对话的感受积累。而AI是数据合选，是“死”的，它如何懂得这种在空中游荡的情感、气韵、灵魂。

AI参与艺术创作，这是科技的进步，体现了人类的智慧，不失为一种成功。但换个角度看，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成果——情与趣，却是AI短时间内无法实现的。人类的艺术创作活动是一个情与趣的享受过程，中国画大写意、笔墨墨水、颜料在宣纸上划动的声音，纸和笔触划动的感觉和淡墨在纸上慢慢渗化的状态，油画家将油画颜料刮、擦、抹、堆的感觉、雕塑家将泥去掉一些、又塑上几块的感觉、歌唱家亮出嗓子发声的感觉，都是情与趣和创作活动的互动，是创作活动的体验。人类的艺术创作成果，可以称为上品的，都是具备情与趣的作品。作为工具，AI可以帮助人类完成许多要奋斗多少年才能做到的事，或者做不到的事，但人类的生命体验、丰富情感，永远替代不了。（作者系民盟上海大学委员会盟员）

●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、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黄阿忠

多少AI创作，终究触及不了文艺之魂



人生随笔

后人忆先贤

著名国画家赵梅生先生的抗战情怀

●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院长、总工程师 赵彦

赵彦，赵梅生之孙。1982年生于山西太原，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，获工学博士学位。现为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院长、总工程师，并担任民盟上海市委社会发展专门委员会委员，上海市风景园林学会理事、上海市城市规划学会理事等社会职务，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及工程设计项目，获上海市绿化和市容行业劳动立功竞赛先进个人等荣誉。

赵梅生是我的爷爷。他是中国当代大写意花鸟画创作的代表人物，但我对爷爷的创作印象最深的，是他2015年创作的那一系列抗战组图，从《卢沟醒狮》《前车之鉴》《武运不长久》到《撼山易撼我中华难》《巍巍太行》。那一年，爷爷已经90岁。他这一生都在用手中的画笔疗愈民族的创伤，讴歌不屈的抗战精神，为伟大的人民礼赞。

从战争难童到难童教师
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的枪声宣告全面抗战爆发。12岁的赵梅生随母亲由山西闻喜县城逃难至栗村投奔姐姐。在这里，私塾老师赵耀平不仅教他《幼学故事琼林》《尺牍》《读史论略》《四书》，每天还要求他习临画谱，奠定了他的美术基础。1941年夏天，日本兵突然闯入村里，当夜，母亲含着泪塞给他一个干粮袋：“往西走，逃命去吧！”

赵梅生向母亲匆匆磕了三个头，便和几个同伴一起西行逃难。他们一路经过新绛、稷山、河津，跌跌撞撞走到吉县壶口瀑布下游的渡口，挤上摇摇晃晃的大木船，渡过汹涌浑浊的黄河，才算暂时脱离了沦陷区。但苦难远未结束。从陕西宜川下来，他们又徒步穿越荒凉的黄龙山，脚上磨破了血泡，再经韩城、华阴，硬是靠双脚走了上千里路，最后扒上火车抵达咸阳厂，成了一名童工。

1942年夏天，命运的转机悄然敲响赵梅生的人生之门。在老工人李学纲的帮助下，他逃离咸阳厂的繁重劳役，裹着绘画工具和一本《古今名人画稿》，辗转来到陕西宜川秋林镇。机缘巧合下，赵梅生获得儿童教养院认可，担任了图画教员，从此踏上教育岗位。教养院收容着众多孤儿难童，成为乱世

中一方难得的避风港。他融入战时难童教育体系，白天拿画笔教孩子们绘画，夜晚则潜心学习教育知识，窑洞中的墙壁上，贴满了他的画作。

暗夜火种播撒红色基因

在简陋的窑洞里，赵梅生与影响他一生的刘正言老师相遇，命运与抗战洪流悄然交汇。刘正言与赵梅生同属牛，差一轮，他们有共同的绘画、篆刻爱好，经常彻夜长谈。他敏锐察觉到赵梅生的正直心性与绘画天赋，常带来废旧纸张供赵梅生习练，带来《新华日报》等进步书刊，讲述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事迹。一次深夜，刘正言在油灯下用钢笔写材料，赵梅生对那泛着金属光泽的钢笔看了又看，却未敢开口。未曾想，刘正言凌晨离去时，将钢笔留在炕边，压了一张字条：“看你喜欢，送给你，这可是打鬼子缴获的战利品哦！”

思想的觉醒很快有了实践的机会。在刘正言的引荐下，赵梅生承担了为山西大学文学院大型系列壁报《笔垒》绘制报头的工作。他倾注心血，构思出一幅极具战斗性的画面：一支巨大的钢笔，其锐利的笔尖被设计成寒光闪闪的枪头形状，笔的底座则用坚实的线条层层垒砌，笔尖发出光芒。这是赵梅生第一次明确地用画笔作为武器，参与到抗击侵略、唤醒民众的文化战斗中。刘正言点燃的思想火种，加上《笔垒》报头的成功实践，彻底改变了赵梅生。他深刻认识到，艺术的价值在于用它来凝聚不屈的精神，为破碎的山河呐喊。

历史见证者塑英雄丰碑

抗战胜利的硝烟尚未散尽，赵梅生突然收到母亲被还乡团杀害牺牲的噩耗。自童年逃亡与母亲分别，近7年的漫长等待，终成天人永隔。直到1950年全国镇反运动开展，血海深仇得以昭雪。他终生铭记这份恩情，全身心投入人民美术教育事业，后来还获得“人民教师”金质奖章。而抗战亲历者的伤痛记忆，让他从未停止对烽火岁月的回望。

1958年筹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时，赵梅生肩负起创作抗日战争馆“山西忻州蒲阁寨围困战”模型沙盘的制作重任。作为“把敌人挤出去”的经典战例，蒲阁寨这片浸

透先烈鲜血的土地，与少年时刘正言向他讲述的太行吕梁抗战记忆血脉相连。他不仅以美术工作者的身份参与，更以历史“在场者”的赤诚重返精神原乡。他轻轻摩挲着珍藏多年的《笔垒》报头图稿——那支承载“钢笔当枪”信念的战利品，化作塑造英雄的刻刀，在沙盘上重现那段用血肉铸就的不屈与抗争。

赵梅生与一批军队美术工作者深入晋西北采风。残破的碉堡、老乡皱纹里深藏的故事……一切都在撞击他的心灵。速写本上的人物渐次鲜活：目光如炬的指挥员，绷紧肌肉的爆破手，肩扛弹药筐的妇救会员……他们才是能够把日寇“挤出”的伟力根源。当这组蒲阁寨碉堡战地机械模型矗立于军博的展厅，观者无不动容，这是艺术的胜利，更是历史见证者的致敬！蒲阁寨沙盘模型上每道泥土的纹理，都在诉说着一个真理：当民族的智慧与意志凝结成沙盘中的每寸土地，侵略者的堡垒终将崩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。此刻，秋林窑洞中那支“钢笔枪”，终于在历史的殿堂迸发出万钧之力。

雪海流香绘就和平华章

2015年，赵梅生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创作的抗战系列作品，与他的其他力作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，他以毕生艺术积淀绘就民族精神的视觉史诗。其中，《撼山易撼我中华难》，以史诗般构图震撼人心：一圆一方两座巨鼎，象征人民群众镇立于华夏群山之巅，如铁壁铜墙，暗喻中国军民结成的抗战堡垒。鼎的顶部酷似晋侯青铜鸟尊形态的白鹤，回望山河，象征和平守护与历史见证。这些要素组合在一起，以视觉张力诠释“中华民族不可撼动”的信念。

2017年，赵梅生获得为天安门城楼创作的机会。他以梅花为媒，在宣纸上铺展民族魂的视觉史诗。《铁骨英姿》画面中，盘曲如铁的老干破纸而出，似大好河山的脊梁挺拔不屈；浓墨勾勒的树皮皴裂交错，那是战火灼烧的历史疤痕；枝桠间朱砂点染的梅花瓣层层叠叠，绽放如星火燎原，恰似战士热血凝固成的勋章，在岁月中永不褪色。当这幅作品悬挂于天安门城楼时，那已不是寻常的花鸟，是用画笔镌刻的民族精神密码：战争的创伤已化



▲《撼山易撼我中华难》中国画 2015年 180cm×97cm

作艺术的肌理，而和平的愿望正从历史的骨血中蓬勃生长。

在赵梅生的晚年创作中，抗战题材有了更深远的寓意，不仅有战争的苦难、民族的抗争，更有对和平的期盼。他在晚年创作的《天涯若比邻》、《大鹏展翅翱翔于无垠天际》、《翼下是宇宙中交相辉映的大小星球》。这位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的美术教育工作者，以毕生的艺术长征向世人证明，笔尖迸发的星火足以照亮民族脊梁，而当无数星火汇聚成火炬，便能穿透历史的厚重迷雾，在人类命运的长卷上镌刻“和平与共”的永恒题跋。唯有铭记战争的伤痛，方能读懂和平的千钧重量；唯有超越民族的视野局限，才能拥抱人类共同的璀璨明天。

（原文刊载于《中华英才》，略有删减）



人生随笔

老厂的大道

●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魏鸣放

曾经，在一个个前半夜里，在一个厂区大道上，一个人走，来回地走，不停地走。

又曾经，在又一个后半夜里，在一个居民小区的道路上，一个人走，来回地走，不停地走。

不用说，当年的工厂大道，就是今天居民小区的大道。这两个人，其实就是同一个人。那一个人不是别人。

今晚有人，只有一人，一个人在40年后，在这一片白色朦胧的居民楼房之间，一一查找和核对当年5个车间的具体位置。

一整个大道之上，空旷无人。一些居民楼的边上，回响着空调外机的滴水声。一个人的行走，一个人的脸上和身上，有时，撞上了一两只疾速飞过的夜虫，有一些，也有一些。感觉上有些奇怪。

今夜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夜晚，这一个居民小区寂静无声。唯有树上的知了，一声声，一阵阵，时短，时长，拖延了曾经的当年。

小区的中心花园，就在大道的边上。里面，立着好几个健身器材。一个健身椅上，卧着一只黑猫，闭着眼睛，静静冥想，不像是应对任何客人。

今天晚上，如果不是这一个特别的理由，我将不可能在这里出现。那还是，不久前，一次偶然的进入。居然发现，居民小区的里边，新开了一家连锁宾馆。

这是一个过夜的理由，也是徘徊的身份。

还是，记得，无数个早班的日子。那一个凌晨，天还黑着，一个人从热被窝里起身，黑咕隆咚中，冰冷着双手，骑车来到工厂。一个人换上脏旧的工装，进入机器轰鸣的车间。每次上班，半闭眼睛，但见四周钢铁通红，铁砂飞溅，粉尘四起，巨响轰鸣。总是，要等到上午8点，等到车间屋顶的高高上，千万道阳光犹如长剑一般，斜斜地从窗口射入。直到那时，这才完全睁开眼睛，这才从昨夜的睡意中完全醒来。

总是因为读书，总是读得太晚。记得当年，曾经无数次发誓，总有一天，我会离开这个工厂。然而，没有想到，离开之后，还会无数次回来。刚开始10年，走过路过，总是一个，站在外面大路的对面，站在工厂大门的对面，朝向工厂大道上久久怅望。以后的10年，得知工厂从市区迁往郊区，也曾先后两次过去，住在工厂对面的小旅馆。

然而，这一切的远望，都是在工厂最终关闭以前。其实今晚，我无处可去。还会再来。

（作者系民盟杨浦区委员会盟员）